

“索我理想之中华”，语出革命先驱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16年8月为《晨钟报》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。这句李大钊的名言，是我的硕士导师、知名历史学家李华兴教授70年之后在徐家汇藏书楼里发现的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所知道的李大钊名言是“铁肩担道义、妙手著文章”和“试看将来的寰宇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！每年教师节前夕，李华兴教授总要和我爱重温这句名言，并且还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一番今后的“理想之中华”。但从2011年开始，我却没有这个机会了；因为导师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，享年79岁，比上海平均寿命要少两岁。

我结识导师是在1988年，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一把手。那时，历史所的位置就是现在的东方商厦；紧邻着徐家汇藏书楼。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到徐家汇，当然没有地铁；路线是从复旦坐9路（现139路）到五角场，换55路到外滩，再换42路抵达目的地，耗时两个半小时。没有什么商

# 索我理想之中华

王冷一

业景气，26路电车终点站就在徐家汇，似乎就是个个交集地。导师是老党员，还是近代史权威，如数家珍地给我当了番徐家汇历史文化遗址的知识导游。没多久，我成为他的正式弟子、也是他的关门弟子；徐家汇来得多了，也就知道了“索我理想之中华”。

我硕士还没毕业，徐家汇进入了大开发时代。历史所得搬迁，历史学家们不答应，纷纷上书市委、市政府。我的导师自然做了很多工作，历史所搬迁到了田林宾馆对面超市的5楼和6楼，“临时”了好多年。导师也不愿意离开这个文化底蕴很深的地方而与商业为伍，但却对我说：“藏书楼保住就足够了，里面的宝贝动一下就伤筋动骨呢！”尽管他后来一次也没去过东方商厦，但还是和我说道：总觉得以往，“折腾”浪费了太多建设现

代化的时间，实在有负革命先烈的殷殷嘱托；如果不抓紧时间开发徐家汇，再密集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会逐渐荒芜的。

我不是个很用功的人，和导师合作发表论文只有一次记录。那是1991年建党70周年前夕，我俩的论文《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》还获得了全国三等奖。导师除了笔耕不辍，还喜欢指挥全所同志合唱革命歌曲（当时还不叫“红歌”），每每在重要庆典时总是优胜奖获得者。他觉得合唱革命歌曲，还能增加集体主义意识和同志间的团结。他在徐家汇和我说过很多心里话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“摩擦论”：与书本闹摩擦，会产生真理的火花；与同志闹摩擦，只能产生烦躁和不安！

躁和不安！

后来我落户徐家汇，本世纪又加入了徐汇区政协；于是，那些年和导师的交流主题总有徐汇元素。2011年春节去导师家拜年时，我还提及“徐家汇的变迁”应该是“索我理想之中华”的一个缩影。导师很是赞赏，并嘱咐我早日写成研究报告。这年3月，我去天津看历史文化街区，想和徐汇区相关保护工作做个比较；却得到了导师魂归龙华的消息。做最后的告别时，我才知道导师曾经当过好多年闸北区的小学老师，因才华出众被送去复旦进修，又被复旦留下而后成为知名学者的。真不知道我熟悉的徐汇区中小学教师中，以后是否还有类似我导师当年的机会；因为在我看来，这也是“索我理想之中华”的小小注脚呀。



雷官前赴后继，雷语精彩纷呈，引来嘲骂如潮。

## 不读书

(牛博士对马妞说) 戴逸如文并图

那些雷官，原来作报告都由秘书捉刀代笔，自己只要照本宣科就可以了。如今提倡脱稿讲话，他们就暴露了真相。特别是在需要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时，就会放出雷语。

有好事者出来分析，何种环境、何类脚色、何等……易萌生雷语，弄得好像排门捷利夫元素周期表，要把来不及登场的雷官提前推上前台亮相似的。

唉，雷官真的“吾道不孤”啊。如今，爷叔伯伯、阿弟阿哥们的民间雷语也不少。但雷官毕竟身份特殊，老百姓都盯着呢。

斩草除根，雷语之根究竟何在？曾有一位名气不小的“书法家”，慕名写信给林散之。林先生阅了叹道：“不读书！不读书！”把信捏成一团，扔进了纸篓。

是的，不读书正是雷语之根啊！而雷语，仅是繁枝茂叶中的一片小叶子。

于是水落石出：雷语，原是饥肠的辘轳之声。唯读书，才是疗饥的资粮。

歌曰：  
肚中无粮，蛮调荒腔。  
肚中有粮，自然不响。



## 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修身、修心，不论境地是好、是劣，尤其在劣时；修养、修炼，不论境遇是吉、是凶，尤其在凶时。

礼在先，理不在急。过于勉强而后又不紧跟上、补上，终因力亏、免于强而牵强、不强、失强。

有时，请把老人的啰嗦当作一个重重的嘱托，请把老人的严肃当作一种深深的爱护，请真心理解老人的啰嗦和严肃！

礼仪在心，待人笑脸。理数在心，最终与笑迎。

只为自己的急功近利，往往忘恩负义，不仁不义。

有时没有钱是很可怕、吓人的，而不择手段一味追求有钱，则更为可怕和吓人。

一般情况下，不按常规办事，不按常识说话，要么不懂，要么胡弄，要不——必有猫腻在其中。

“让一本书发挥几本书的作用。”这是我们年少时伴

随我们踏入旧书店的踪迹、耳熟能详的口号。印象里，如今上海经营旧书、旧杂志的店家，不说全无踪影，也离凤毛麟角差不太远。虽然过去所提倡的那句口号，主要是解决物资、生产匮乏年代供不应求的矛盾，并不太切合今日的情景。然而，让旧书得以流通，把留存于人们箱底柜角的这部分“资产”盘活，仍然是爱书者、文化人，或即便是普通市民的一分关切、一点奢望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给旧书一块地盘 冯诗齐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## 相互利用的婚姻岂能长久

柏万青

是通宵达旦。每天朱女士7点起床时，通宵打牌的胡先生却要睡觉。一次，朱女士劝他不要去，胡先生不但不听，还二话不说直接把一个装有开水的杯子扔向朱女士。有了第一次家暴，以后挨打便是家常便饭，胡有一点不顺心就对朱实施暴力，有时用脚踹、

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门外、用烟头烫她。朱女士尽管受了不了，但每次都因胡先生认错而原谅了他。哪知，朱女士的宽容反而使胡先生动手的次数日渐增多。

既然胡先生三天两头对她施暴，那她应该尽早和胡先生分手，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？朱女士叹气，怪自己太“贪财”。原来，她一个人在外打工，只想努力赚钱过日子，与胡先生同住，可以省一笔房租费，加上每次胡先生打了朱女士后，很快就会找到她主动道歉，并且发誓不会再对朱女士动手。看着胡先生的诚恳态度，朱女士就不忍心离开。正是因为朱女士屡次原谅，才会让胡先生觉得无所谓，又屡次举起拳头。既然都

忍了那么久，这次又为什么决定要彻底分手？原来，前一段时间朱女士的女儿生病做大手术，需要医药费，胡先生不但一分不出也不闻不问。顾赚钱，男人是需要温暖的，是需要体贴的，给胡先生一点时间，观察他。看到希望的胡先生立即保证以后不会再打朱女士，并减少打牌次数和时间。朱女士答应给胡先生一次机会。

他俩的未来会怎么样取决于他们共同的努力。但是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个人启示可以提醒所有的人，相互利用的婚姻是不会长久的。尤其是不能有家暴，不管多么爱一个人，曾经多么完整的家庭，都会因为暴力而破碎。

我家住在澧河岸边，每年的汛期，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要组织人力物力抗洪防灾。

那年，我们遇到了百年一遇的险情，解放军官兵来增援我们的时候，洪水离堤岸不足二十厘米了。洪水就从我们的眼前匆匆流过，看得我们是眼睛发花头发晕。抗洪救灾持续了三天三夜，由于军民的共同努力，水势变得平稳且缓缓下降，上级部门打来电话说险情已经基本控制。极度疲劳的官兵们接到命令，原地休息，附近的乡亲们也送来了香喷喷的晚饭。这些年轻的战士们一下子变得腼腆起来，再三推让，直到大家都端上了饭碗，他们才开始吃。

休息时，我和四川籍的小罗靠得很近，他在临睡前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。就在我熟睡的时候，“哗啦”“扑通”的声音沉闷地响起，惊醒后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，我们身下的河堤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中，突然坍塌了大部分，我们几个的小腿已经全部悬空。我们爬起来本能地往后撤退，突然发现刚才睡在最外边的村支书不见了！水性很好的小罗一边请示队长，一边和战友架起了冲锋舟，在黑暗中驶向波涛汹涌的河面。

看到滚滚的洪水，我们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，纷纷向下游跑去，焦急地用手电筒照着狰狞的河面，大声呼喊着，希望有奇迹发生。余下的时间，我们只是盯着河面，等候消息。黑暗中，只有洪水冲击河岸的啪啪声和猫头鹰那凄厉的嚎叫。

黎明时分，就在大家望眼欲穿的时候，小罗他们回来了，冲锋舟上果然坐着快要虚脱的村支书，我们不由得紧紧拥抱着一起，泪水簌簌地无声滑落。原来，村支书被卷下去后，凭着识水性，奋力往岸边游，可水流太快，根本不能控制；后来他又抓住了一棵大树，勉强支撑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听到了小罗他们的呼唤声，救了人的小罗面对大家的感激，只是憨笑着，一脸的疲惫，一会儿就歪在我身上睡着了。

洪水在当天基本退完了，小罗他们也随部队开拔了。由于匆忙，我们没有和他们说一句告别的话，更没有送任何礼物，甚至我都不知道小罗的大名，只记得他那圆脸的脸和那双略带稚气的眼睛，还有那晚睡觉前的紧紧一握。

又是一年汛期到来，今年的防洪任务相对轻松。但我的眼前，又浮现出了小罗那憨憨的笑脸和矫健敏捷的身影。

看到滚滚的洪水，我们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，纷纷向下游跑去，焦急地用手电筒照着狰狞的河面，大声呼喊着，希望有奇迹发生。余下的时间，我们只是盯着河面，等候消息。黑暗中，只有洪水冲击河岸的啪啪声和猫头鹰那凄厉的嚎叫。

黎明时分，就在大家望眼欲穿的时候，小罗他们回来了，冲锋舟上果然坐着快要虚脱的村支书，我们不由得紧紧拥抱着一起，泪水簌簌地无声滑落。原来，村支书被卷下去后，凭着识水性，奋力往岸边游，可水流太快，根本不能控制；后来他又抓住了一棵大树，勉强支撑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听到了小罗他们的呼唤声，救了人的小罗面对大家的感激，只是憨笑着，一脸的疲惫，一会儿就歪在我身上睡着了。

洪水在当天基本退完了，小罗他们也随部队开拔了。由于匆忙，我们没有和他们说一句告别的话，更没有送任何礼物，甚至我都不知道小罗的大名，只记得他那圆脸的脸和那双略带稚气的眼睛，还有那晚睡觉前的紧紧一握。

又是一年汛期到来，今年的防洪任务相对轻松。但我的眼前，又浮现出了小罗那憨憨的笑脸和矫健敏捷的身影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## 最可爱的人

王国卿

声滑落。原来，村支书被卷下去后，凭着识水性，奋力往岸边游，可水流太快，根本不能控制；后来他又抓住了一棵大树，勉强支撑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听到了小罗他们的呼唤声，救了人的小罗面对大家的感激，只是憨笑着，一脸的疲惫，一会儿就歪在我身上睡着了。

洪水在当天基本退完了，小罗他们也随部队开拔了。由于匆忙，我们没有和他们说一句告别的话，更没有送任何礼物，甚至我都不知道小罗的大名，只记得他那圆脸的脸和那双略带稚气的眼睛，还有那晚睡觉前的紧紧一握。

又是一年汛期到来，今年的防洪任务相对轻松。但我的眼前，又浮现出了小罗那憨憨的笑脸和矫健敏捷的身影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其实，说旧书没有出路是言过其实。旧书店还是有的，旧书市场也是存在的——比如文庙的星期日市场，不过总体来说这一块还显得规模很小、不成气候，与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的形象不很相称。想想看，要是巴黎没有塞纳河畔那些林林总总的旧书摊、要是北京缺了熙熙攘攘的琉璃厂，那还谈什么文化积淀？还谈什么文化之都？总之，光追求新的却藐视旧的，那是爆发户的心态和做派！

今年上海书展很成功。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东西是越来越多，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不过，我也注意到，书展中还没有见到旧书摊的影子，而我记得，旧书其实是书香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道风景。自然，我也知道，书展中见不到旧书，是因为书展的主体是出版社，而出版社的产品不会是二手书、三手书，所以书展中没有旧书也属正常。但是，这种情形能改变一下吗？也该给旧书一块地盘，我期待着。



## “我和徐家汇的故事”征文

徐汇·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

